

從黑暗中摸索

伴

德國籍的人道主義者史懷沙往非洲發展了一間醫療中心，幹了一番事業，人們都極崇敬他，稱他為「大英雄」，「現世紀的耶穌」。可是，凡事都不會是絕對的，崇拜他的人越多，談的越誇張，便越加刺激起一些人對他的懷疑。於是，關於他的所謂「獻身為人」的實際用心這個問題，不停地引起人們的爭論。不少人深信，那所謂「獻身為人」其實是自私自利的個人英雄主義的產物，用「獻身為人」的大前題，去滿足自己那成為不同凡響的英雄人物的虛榮心。沒有人知道到底史氏怎樣想，而且即使他自己深信那崇高理想的理點，自從法萊德(Freud)的學說流行後，我們曉得「潛意識」(Subconsciousness)——誰知道史氏潛意識不足道的：去結識一下異性朋友？這種種複雜的現象，在頭腦冷靜的人眼裡，是最明確不過的。於是，像否定史懷沙的偉大一樣，他們充滿自信的否定了服務在肝腸根本就沒有絲毫分別。

否定一切，其實是現世紀人一個普遍的趨向。怎樣偉大的事情，也不見得有多大意義，掉面的事情也不見得怎麼大不了。很少人嚮往成為什麼獨特的人物，但求暫時的滿足，那怕只損人利己，缺乏道義的事，也不懈怠，反正做事不論好惡的動機，不外求一刻的滿足；要出人頭地去幹一番事業，爲的是滿足自己，要怎樣自我犧牲爲人，爲的也是同樣的滿足，本質上跟找尋滿足的其他手法：騙人、賭博、妓等等沒有多大的分別，特別是賭博一項，沒有直接的侵犯人，良心上覺得心安理得，所以實行的人最多。讓我們就這個問題，去察看一下本港的現狀：教育水準低的人，不懂得去思索，或者根本就沒有時間去思索，他們希求的，惟一就是過過好一點的生活——發財，因爲在這兒，翻身之路不在政治社會改革。要在學問上用工夫，奮發圖強嗎？老實說，也非每個人都有機會的刺激，表現一下超人的體力，或者發揮一下自信超人的組織力，滿足一下領首別人的虛榮心？還有，稍微

自從服務隊成立以後，有不少養尊處優慣的人們，供獻出了義務的精力，去爲比較不幸的人們工作。輿論界跟支持這個組織的人們，對隊自然是極端稱讚。可是，儘管人們稱讚，爲隊獻出勞力的人們，到底是否單單服務那麼單純？有多少人參加，是爲了找尋。另一方面，在這兒金錢却顯得是萬能的。誰都知道，發財就是翻身，發不了大財，也寄望於小財，所以

他們的一切希望，都投諸到狗馬上去了。教育水準高一點的人，不知道是因爲懶，還是教育，政治等做成了缺乏思巧的能力，現存的什麼也顯得沒有意思，否定了一切，却又找尋不到出路，只好把潮流接受下來，讓天賦來的自私和好逸樂的直覺去統領一切，所以，結果仍然是發財夢：狗、馬，不少沉迷於那些活動的人，不是出於絕對的主動，而是因爲沒有別的事情好做。另外還有一撮人進一步的否定了所謂俗世的一切，把精神全放到他們深信的未來世界上，這些就是熱中於宗教的聖徒們。然而，時代的趨勢是那麼大，那是宗教的派系，也不能不爲所動。所以，在提到人類的財富的問題時，教會是特別小心的，甚至因此甚少聽見類似「有錢人進天國比駝駝穿針眼更難」那樣的聖經金句。愛好和平的教皇，聲淚俱下的呼籲越南和平，却也得留幾分面子給那世間上的財閥，對美國的無情轟炸不作評論。宗教，實在已失去了像十八世紀那時的對社會，群衆的影響力，同時她不能不對社會加以適應，作爲一會的精神動源，她已是無能爲力了。因此，宗教中人一樣是脫不了那時代的精神——追求享樂。

四方八面向你圍攏來的——「上流」的人，「低層」的人，宗教中人奉奉的都是那享樂、得過且過主義，使你透不過氣來；更痛苦的，是你知道那不是因爲他們不懂得道理，而是因爲他們不去思索。如果他們肯動動腦筋，便不會因懷疑史懷沙的用心。因信任或看不起服務隊員，而進一步否定了爲人類犧牲，爲人類無條件工作的意義，那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哲學問題，只要我們對那時代的趨勢稍加懷疑，仔細去想，便會發現其中的真諦。我記得少的時候，隣家的孩子老三常常欺侮老四，在哭啼和愛惜聲中，常聽見他

們老媽媽的喝罵：「想想吧，老三，換了你是老四又怎樣呢？」沒有錯，我們對人應抱的態度，就是那麼「設身處地」的去想一想，便能獲得完滿的解決，別人的處境，惟有設身處地的去想想，才能够充份了解的。當我們想：「如果我路宿街頭，不明一文，如果我患了不治之症，如果我的住處被外國人轟炸，垣瓦無有而沒有人能幫助我的話……」我們便要覺得目前的養尊處優，實在是何等的自私可恥，一定要去爲人做點工作，澈澈底底的犧牲一下，才可以補償那

懵然不知的大錯，才可以洗刷淨那精神的內疚。你將了解到，儘管你懷疑史懷沙的用心，儘管你相信他實際上殖民地主義者做了維護的工作，你對那種犧牲的原則，爲人服務的大前題，却無從否定。同樣的，如果你用腦去想想，儘管你以爲參加服務隊的人都微不足道，而且有時令人難以忍受，你對在香港這片思想貧瘠之地的這種工作，也絕對沒法加以否定。不是每個人都要學習史懷沙，不在每個人都要參加服務隊，那些都不打緊，在每個人心中形成的價值觀念也極之不同，最要緊的是那一致的服務忘我精神，我們不要希望千千萬萬的史懷沙，却要祈望千萬萬有思想的靈魂，一同在黑暗中摸索，去尋求並實行那奉獻的途徑。

所控制，我無法知道那意識的內容，是性的驅使？是虛榮心的作祟？甚麼也好，既屬內在潛伏的，管也管不了。要緊的不是這些問題，而是要看清自己，目前幹的是甚麼，經過思考，肯定之後便循着走去。不是每個人都要學習史懷沙，不在每個人都要參加服務隊，那些都不打緊，在每個人心中形成的價值觀念也極之不同，最要緊的是那一致的服務忘我精神，我們不要希望千千萬萬的史懷沙，却要祈望千萬萬有思想的靈魂，一同在黑暗中摸索，去尋求並實行那奉獻的途徑。